

## H 浮世绘影

## H 冷暖人间

## H 诗路花语

## 突然停电

## 诗词二首

■ 陈健春

## ■ 曾繁诗

在二十来年前,停电简直不是一个够格拿到台面上来讨论的问题。我记得,彼时家里的照明工具是煤油灯,光线昏黄而安静,伴着轻微的煤味,会燃烧出漂亮的灯花,大人们说那是煤花,我想:梅花是烧出来的吗,奇也怪哉!

后来通了电,用上白炽灯,依然昏黄,只不过更亮一些。因地处偏远,停电属于家常便饭,所以煤油灯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备胎。如果停电,也不气恼,可以做的有趣事太多了,尤其是夏夜。邻居们摇着蒲扇步出家门,来到宽敞的院坝里,主人家热情地搬出凳子,随意而坐。趁着淡淡的月光,谈些乡村旧事和耕作收成,它们如夜空的星星一般小而密集,似乎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小孩子对这些事毫不感兴趣,结对嬉戏打闹,扮武林高手,围着人群转圈奔跑,即使满头大汗亦在所不惜。或者央求学识渊博的长辈讲神话鬼怪故事,三打白骨精、天仙配、封神演义、聊斋等均在其列。小伙伴们有的听得聚精会神,有的听着听着就困睡了。由于故事精彩曲折,虽已夜深而意犹未尽,甚至抱怨电来得太快,故事尚未听完呢,于是缠着长辈讲了结局才放他回家。孩子们的无电生活,如碧海里的明月一样简单而灿烂。

直到有一天,我们已经长大了,不再喜欢那些王子公主式的故事,然而的脾气还是如往昔,说断就断。拉闸限电时要断,暴风雨或打雷时要断,因为供电设备和线路出现故障而停的情况多不胜数。即使是身处学校,都无法将之拒于门外。

我在乡初中读书时,停电是同学们最喜欢的。灯管熄灭,教室陷入漆黑的一刹那,大家拍着课桌,欢呼雀跃。停电意味着我们不用上课和做作业了。但忽然意识到老师还站在讲台上,只好立即噤声。老师沉默片刻,沉声道:自习!然后走出教室。

我们得先用黑色的眼睛在黑夜里寻找光明——蜡烛,同桌的两人合资去小卖部买回一支,点燃后驻立于“三八线”上。此时,两人再无争执,而是友好地共享光明。没有了学习重压,学生如脱离五指山的孙猴子,原先的纪律几乎不必遵守,可以前后左右互相闲谈,或者传递纸条,沿途之人十分乐意充当邮差。那时候彼此青春懵懂,流行寻找笔友,分享快乐、倾吐忧愁。自此,我和一位同学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笔友生涯,积累了厚厚一沓信件。后来,笔用得越来越少,友情自然越来越薄。始于断电的情谊,终于断了联系,这就是宿命。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电的地位愈发重要,人们再也离不开它。小到做饭、吹风,大到电脑办公、电话洽谈、电梯上下。在互联网+的潮流下,人们对停电再也无法容忍,它会造成极大的空虚或损失。一旦没有了电,电脑、手机、电饭煲全都成为废铁,一无用处。有几次,家里停电了,作为唯一解闷稻草的手机,电量很快消耗殆尽,一时之间竟无适从。我们的眼睛习惯注视电脑屏幕,手里习惯握着手机,注意力在大小屏上来回转换,以此为媒介了解地球村的新闻动态,阅读中意的信息。没电了,约等于没命了啊!

此刻,我不得不转移注意力,打算手写一份资料,岂知短短一行文字便涂改三次,而且字迹潦草,不复往日书写之流畅。只好随手翻出一本书,定气凝神读上几页,方才渐渐忘却停电带来的重重烦恼。舒服极了。

南宋词人蒋捷写下一首《虞美人·听雨》,生动描述不同年龄听雨时引发的家国悲欢之情,加以改动,完全可以用来表现我们不同时期对待停电的态度:少年停电偏乡下,邀月谈闲话。学生停电课堂中,烛泪低垂鸿雁驭西风。而今停电空虚冷,寂寞难成梦。手机电脑废如渣,实在无聊死了救人呀!

## 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俟父亲爬完格子,开心的时刻就来了。老家的村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鸡岭,毗邻官塘温泉和白石岭,风光旖旎的万泉河逶迤流淌。乡间绿树成荫,阡陌纵横,河沟里草丰鱼肥。父亲组织一帮后生到河沟里捉鱼,乡下叫“戽兜”。先是垒坝基,切断水源,再用水桶、戽斗将水排干,之后,就到了振奋人心的时刻,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被捉到篓里桶里来。尖叫声、欢笑声、鱼跃声此起彼伏。父亲在田埂上指挥着“战斗”,临了他总会发出指令:“好了,上来啦,留下几条做种吧!”接下来便是分享胜利果实,将鱼公平若干份,一人一份。然后到清澈的河沟里洗净身上的污泥,上岸穿衣弹冠,大摇大摆地归去。我兴冲冲地尾随其后,撩帽望天,白云飘浮,感觉天是那么的蔚蓝。

回到家,母亲便极尽其烹饪天赋,做了一桌丰盛的鱼宴,一家人围桌而坐,其乐融融,我们几个小仔更是喜形于色,大快朵颐。这样快乐的日子,年复一年,一直延续到我小学毕业。

1977年,我随父亲转学海口。父亲住的是公房,约十平方米,摆设很简朴,一个书柜、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张木床。每天我完成作业,就帮父亲抄写文稿。晚上父子俩就同睡在一张不太宽敞的床上。在中学的那几年,是我和父亲最亲近的日子。

父亲酷爱读书,尤其爱古诗文,一本《古文观止》读得烂熟。虽早过不惑之年,还能一字不落背下《醉翁亭记》

这样的名篇。入夜睡前,父亲给我背古文,当背到《后赤壁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样的美句时,便停下来赏析一番。当背到《陈情表》的“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父亲动情了,在黑夜中听得见他的哽咽。我知道父亲又想起乡下的老母亲了。

父亲不止一次与我谈起祖母。祖母怀胎二月,祖父就因生活所迫下了南洋,四十余载音信杳无。祖母一人勤俭持家,把父亲养大,供他读书。为凑足学费,祖母上山砍柴烧炭,常常从乡下挑着木炭,走二十多里路,清晨到达县城,沿街叫卖。每每说到这,父亲总会情不自已,说没有祖母,他“无以至今日”。祖母去世后,父亲在她的墓碑上铭刻了“勤俭”两个大字。

记不得多少个夜晚,父亲就这样与我谈诗文,讲人生经历,说珍闻趣事,末了习惯性地侧过身子背对着我睡去。我也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有时半夜从梦中醒来,模糊中看见父亲那宽厚的后背,仿佛眼前是一座山。

在父亲的熏陶下,静心读书也成了我的爱好。父亲常给我荐读名著,我每读完一本,便与他交流收获。中学时我严重偏科,对数理化有恐惧感。父亲虽感无奈,却没过多责备我。每当我把老师在课堂上念过并画了不少红圈圈的作文呈父亲看时,他

眉宇间便立刻舒朗起来。

后来,我上了大学,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就渐渐地少了。大学毕业后,我成了父亲的同行。上班第一天,父亲送我出门,眼中多了几许慰藉、几许期待。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父亲苍老了许多。父亲患高血压、心脏病多年,救心丹随身携带,长年与病魔抗争而笔耕不辍,曾几次突然病发,幸抢救及时才免于难。每次出差在外,我总为父亲揪着心,生怕有什么不测。忘不了1986年那个黑色的星期三,我正在海南农垦大坡农场采访。中午时分我突然感到有种莫名的心痛,一种不祥的预感挥之不去。果然,下午单位来车,说有事接我回海口。我确信那该死的墨菲定律应验了,突然间感到天要塌、山要崩了。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天上午,父亲到机场迎接一批新闻同行,之后回家吃饭午休,等母亲收拾碗筷回房,看到的是让她撕心裂肺的一幕:药瓶盖子已打开,救心丹撒在床上,父亲却已撒手人寰。每次想起母亲描述的这一场景,我都会想,父亲每天都是怎样和病魔搏斗的呀,如果那天能多给他一秒钟,也许就能与死神擦肩而过。想到这,我总是心痛不已。

父亲就这样悄然走了。虽然走了这么多年,但我总觉得他还在。在过去的一段日子,我曾有过逆境,消沉过、迷惘过,却常常在梦中被父亲点化,让我顿悟,静心笃行。

## 七律·红城湖漫步

几多雅兴问风光,  
步指红城绮陌长。  
素水扬花波潋滟,  
湖风摇月影飘香。  
惊鱼跳浪琼楼笑,  
俊鸟徊翔玉宇彰。  
灯火繁星流异彩,  
豪歌高奏在前方。

## 雨霖铃·寒光

寒光初透,褪消残梦,月树摇就。  
霜枝老梢无语,依稀嫩点、风姿云岫。  
漫舞天边好景,碧霞浪花又。  
壮丽远,千里茫茫,更是悠悠皎鸿茂。

冰心傲雪寒风瘦,那芳华、冷艳山河秀。  
兴衰已过多少,吹更绿、野妍倾宿。  
自在逍遥,寒笑千秋,玉宇超袖。  
且未尽、还驾风,竟九天繁绣。

## 发生

■ 郑南浩

清晨的脱蛹分娩出我  
到了中午,我的羽毛长得丰美  
阳光笑得灿烂  
我飞,飞到已经发生的故事里  
从牙牙学语的门前  
窜进关着许许多多眼睛和嘴巴的笼子  
游来游去,等着黄昏卸下金色的桂冠  
酒神的杯盏开始斟上月亮的银浆  
一对对发酵的眼神点亮  
瞬间  
我才猛然发现——  
父亲曾经牧羊的山坡上  
整整放牧着我满身疮痍的一生

## 风过有痕

■ 王谨宇

那时,夕光在河面荡漾  
船只半睡半醒  
摆渡的人,已不知去向  
水草搁浅着  
青山有牧师一样的尊容  
候鸟却一直在低处  
来回盘旋  
我只是奢望  
黑夜来得慢些,再慢些  
只是奢望,风过有痕

## 骑楼老街即景(歌词)

■ 郑有基

(一)  
你看惯潮起潮落,你知道兴衰成败,  
你留下古风遗迹,你叫人万般感慨。

四牌楼静静挺立,宋时的记忆应犹在,  
五层楼巍巍形象里,南洋的传说放光彩;  
水巷口悠悠等候,当年的货船是否来,  
环海坊堂商号里,许下的承诺不会改。  
东门街熙熙攘攘,生计的奔波仍无奈,  
天妃宫袅袅香火里,平安的祈祷永远在;

海甸溪汩汩奔流,远久的期待已澎湃,  
老钟楼阵阵响声里,美好的希望传天外。

(二)  
你见过人来人往,你历尽冬去春来,  
你充满喜怒哀乐,你叫人难以忘怀。

娇嗔的三姐哟,你还不下楼来?  
番客千里南洋归,你怎么不理睬?  
偷懒的伙计哟,你还不到柜台?  
客人来店做生意,你怎么开小差?  
唱戏的名角哟,请快点来登台,  
梁山伯与祝英台,千古情解心怀!  
说古的伯爹哟,请来蛊老爸茶,  
天南海北故事多,让大家乐开怀!



## H 草木芳华

## 玉兰花

■ 赵致

这时,院子里其他的玉兰树早已开满了紫色的玉兰,朵朵盛大,那紫带着新春的粉红喜气洋洋的,连另一棵没有打理,也长满蚧虫的玉兰同样欢喜地开满花朵,完全不需要绿叶衬托的紫红色,倒也干净利落的自信满满。看着看着,好像这紫玉兰也不输给它的那些近亲——白玉兰和二乔玉兰,至于那些远远近近几十口子的亲戚们,或大或小,或白或紫,也都各领风骚,不可替代。

所以,闷骚的屈原君才一再用这种别称为辛夷的花枝去装点山鬼与湘夫人的坐骑和门楣,在温湿而又山峦起伏的楚国,美丽的女子有了披红挂绿的簇拥,竟不显过分地堆砌,连山鬼也都不是传说中永远一件素白的袍子。所以,屈原未必是想像诡谲,而是南方的地理给予了他丰厚的灵感。

记得,有一年春天去北京出差,南池子的红墙外开满了白色的玉兰,那红与白的冲撞十分地醒目,旁边有好几位举着长镜头的摄影师等着他们认为满意的光线。当时,心里不屑地想,就这么几朵花也值得煞费苦心,后来有了在北京的生活经历,才知道经过一个沉寂得只剩下苍茫的白色的寒冬之后,任何一点昭示春天的迹象都值得热泪盈眶。

“木本芙蓉花,山中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人们总是在王维的《辛夷坞》里解读出诗人内心的落寞,我倒觉得是才子王维被权势弃用后内心的不甘,所以只能以诗词寄情山水,但处处都是无可奈何和自期自艾。倒是陶渊明最为彻底,归去来兮,是真的放下,真的种田望山过日子,诗中句句都是田园的恬淡与从容。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